



子午岭上的界碑

□ 吴小芸

比起山,我更喜欢岭。比如这条横跨了陕西、甘肃,破分了泾河与洛河,南北贯穿了黄土高原腹地的“子午岭”。山的高处只有峰,岭的高地犹如陈酿千年的碑,是静止的时间,是一寸一寸沉积的历史。

子午岭的山色,是不为人知的“千峰秘色”。

路过葫芦河的时候,像跌进染池里,裹了一身说不清的秘色。淙淙的溪不知从哪里来,如呜呜着的列车,载着春夏秋冬,一趟又一趟,让鱼儿不断繁衍,让青、翠、绿探着一层又一层。忽而太阳不见了,只有头顶敞荡的青蓝,还有几丝白云,放眼望去,周身是模模糊糊的,哪是山林?哪是梁峁?分不清,也突然忘了它们的定义,站在陡然被圈起的空间维度里,再也找不到时间的痕迹。直到落进葫芦潭里,水花激起花草的喧闹,阳光重新透着密林斑驳,云朵悠悠晃晃,时钟才抬起卡顿的脚步,悠悠转动起来——新绿到灿黄的麦,松绿到绿树皆掩映,冷冽见底的水,到白暮苍远的青烟,它们在子午岭上刻下时间的界碑。一格深一格浅,逐渐融为一体,把山岭装点得伟大又浪漫。

子午岭的光色不可捉摸。

从合水县拐上了盘山公路,深入子午岭的中央。越往上一层,越能观全貌。陡然看见光的时候,整个山岭都被照亮。林间也活跃起来,五角枫的猩红,白桦的青青,野山植和各样野果树的热闹,菊花馥郁着芬芳的黄,还有数不清的披着漂亮羽毛的鸟,共同凝聚成巨幅画卷,却又随着不断泼下的光而变换颜色,一时翻过红浪,一时又满眼翠黄……林区有一处山谷,山谷绕满了树和溪,光点斑驳,到处都藏着春秋冬夏,一趟又一趟,让鱼儿不断繁衍,让青、翠、绿探着一层又一层。忽而太阳不见了,只有头顶敞荡的青蓝,还有几丝白云,放眼望去,周身是模模糊糊的,哪是山林?哪是梁峁?分不清,也突然忘了它们的定义,站在陡然被圈起的空间维度里,再也找不到时间的痕迹。直到落进葫芦潭里,水花激起花草的喧闹,阳光重新透着密林斑驳,云朵悠悠晃晃,时钟才抬起卡顿的脚步,悠悠转动起来——新绿到灿黄的麦,松绿到绿树皆掩映,冷冽见底的水,到白暮苍远的青烟,它们在子午岭上刻下时间的界碑。一格深一格浅,逐渐融为一体,把山岭装点得伟大又浪漫。

代表子午岭历史的界碑的,是“千古第一道”秦直道。

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记载:“道九原,直抵甘泉,乃使蒙恬通道。自九原抵甘泉,蜃山埋谷,千八百里。”它是秦始皇为戍边命蒙恬修筑的军事通道,1800里,700多个日夜,30万大军,一笔带过的数字背后是挥汗如雨的劳苦,最终造就了仅次于长城的第二大军事工程。

沿子午岭北行,甘肃段的秦直道穿越庆阳的正宁、合水、华池等县,总长约290千米,沿途在调令关、高庄、艾高店、午亭子等地有大量建筑遗址遗迹。“秦直道”“秦直道遗址”“秦直道遗址正宁段”,若没有这些白底红字、黑底白字的碑,似乎难分辨这条宽阔坦的大道是做什么的,是哪朝修起来的。

秦直道伏在子午岭的脊梁上,它是战火与和平的界碑,是历史与今朝的界碑,在春秋轮转的时钟里,沉睡在当下的盛世,安详啁啾。

代表子午岭时间飞驰的,是历经峥嵘的林场。

比如宁县的六个林场,九岷林场、桂花园林场、梁掌林场、湘乐林场、盘客林场、罗山府林场,每个林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若说潮汐是大海的呼吸,那么,每一片绿叶都是林场的脉息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,梁掌林

场的第一个扎根,到因秦直道一带贸易繁荣而设立的罗山府,后来成了罗山府林场,再到余下四个林场的依次“落座”,它们冠顶相依,枝叶交错着,绿色的脉搏同节奏跳动,让子午岭的每一寸土壤奔涌着绿的古往今来,生生不息。哪一座山头是桂花园的,哪一片绿林属于罗山府,我随飞鸟的羽翅盘旋至半空,却寻不见半点分别,它们是那样密不可分,仿佛脊梁上的每一块脊骨,都在阳光下粼粼发着光,没有孰轻孰重可言。

再往上走,是白吉坡水库,集防洪、灌溉、供水、养殖等为一体,哺育着代代宁县人。水库的轰鸣声不同于湖水的流动声,它如春雷,提点着人们如何拥有更好的生活,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人人都懂这样的道理,所以把水库当宝贝一样供奉。此刻听水呼啸,似乎看见六十年的躬耕在眼前,原来时间只一刹那,短到伸手可触过往和将来。将来,想必这山这水更汹涌。

约莫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关于脚下这片土地的念想,或许是桂花,或许是家乡……与此同时,某个梁上的乡愁也好,某棵树里的历史也罢。子午岭,它如时间的界碑,永远鲜活,永不熄灭。

形单影只的板蓝花怒开时,春天在秦岭南麓爬山涉水;樟棉花张开嘴巴时,春天在关中盆地走马观花;而崖(音 ai)洼洼的杏花盛开时,春天算是安家落户了。我们村子多磨麦正像诗里说的那样:一枝独秀不是春,百花盛开春满园。

一九一芽生,春天萌芽于寒冬。每年腊月,就有人去西风曼舞的麦地挖麦辣辣菜,但是这个麦辣辣并非诞生在数九寒天,而是麦子秋播、麦苗初长以后,几乎与麦子在一块土地共生。倒是过年时节,面向东南的杄儿,一些新草的尖尖,在枯叶之间,就像胆小的小老鼠拨动杂草探头探脑。苜蓿呢,也是一样的,就好像冬撵阳坡晒暖暖的人畜,一溜一溜,歪七倒八,头脸啦,胳膊啦,搭齐伸展开来,享受阳光直射的温存。恰此时,女人们花花绿绿,在阳坡洼洼掐苜蓿芽。打西安向长武源恣肆下来的这一拨暖气,一旦释放出来,便络绎不绝,是春联上写的那个紫气东来。受其影响,草色入眼,草事遥看。春讯最初绽露在低矮处,慢慢地,就向高一截攀爬了,这又像蠕动的虫子,总是不安心于平地,一旦动作,无论坎坎坎坎,想上就朝上走了,挡也挡不住。

崖背上有树长成。正如漫山遍野的草,树也喜欢村子的环境。只不过村庄盛产的草木,绝大多数是普通的草、普通的树,寂寂一生一世,并不为人瞩目。而崖洼洼上的树,就好像在排队时爱抢第一排的那些娃儿,总容易引起人的注意。杂于杨柳槐椿枣桃梨树之间的杏树,在春天的阳光里,格外耀眼。我常常叫春杏花和腊梅花为姊妹花,是基于这两种花开的过程以及样子有点相似。梅花在数九寒天怒放,与纷纷淋淋的雪相映成趣。杏花占先于桃花梨花,在高枝独领风骚。这是春天立于高岷的消息树,与其下贴地皮开着的烂漫草根花,相映成辉。

崖洼高处的一棵棵杏树,在春天的草地里站姿绰约,就像一首首古老的陇东民歌。杏树对于由春天释放的温暖,反应灵敏。别的树枝条返光泛色,杏树已枝条柔软;别的树叶芽微显,杏树已花蕾鼓胀。鼓鼓囊囊,含苞待放的杏花,站在泛红的枝条上,酝酿挣脱束缚。这注定是漫长里的急促,是急遽中的刹那开怀。当清冽的晨风伸展温柔的手心,一朵杏花开了,一棵杏树花开了,无数棵杏树花开了。一朵

崖洼洼盛开白杏花

□ 武国荣

独秀,一棵独秀。无数棵杏树绽放美丽。开出来的杏花先是粉红色,再褪变为红边白芯,渐渐成为有些许红晕的白。指头蛋大的杏花,宛然豆粒大的梅花,却比梅花开得繁复,枝枝见花,满头顶花,花团锦簇。梅花颜开少人知,杏花盛妍春意闹。杏花自带香气,是清幽幽的、淡淡的,有时无的那种香,袅袅娜娜,向上高过多磨麦的天空,向下沁入崖洼下的屋院。几乎一树一群野蜂,高亢着曲儿,有点信天游的况味。散跑的鸡和狗,蹑手蹑脚,低头往烟霭中莽撞。有几群麻雀,从崖洼旋转翅膀,划过有些返绿又有些拔高的麦苗田和即将种瓜点豆的秋地,划过不平整的草滩草台,划过沟底摇晃的秃柳新梢,头向沟边飞翔、边张望。这便是春天的味道。多磨麦的春天如诗。

杏花开了桃花开。杏花引领,众树花次第开。村子在清明前的前前后后,迎来盎然春意。杏花偏粉白;桃花却是红艳艳;梨花呢,是带着嫩叶开,白得似绸缎,花朵比杏花桃花庞大了许多。只是胆小的春云悄悄游来,杏花不胜风力,那夜雨也没能留住。迟开的花朵亦不皮实,撑持不得许多时日,杏花及他花,叶瓣纷纷,像雪花飘扬。

奔跑的大山

□ 张德芳

故乡最多的就是大山,据说有十万座大山。故乡最不缺少的就是大山,据说一家一户一座山,还有很多山闲置着。

站在高处极目远眺,一望无际的群山,如马拉松赛,比肩接踵,前赴后继;像万马奔腾,前呼后拥,浩浩荡荡;似大江东去,一泻千里,川流不息,这每一座山,就是一朵朵会唱歌的浪花。

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,背靠着大山,面朝大山,左手一座大山,右手一座大山。他们和大山朝夕相处,他们在大山里辛勤地耕耘,大山无私地回报着他们,张开宽厚的胸膛呵护着他们,养育着他们。

大山给予了人们广袤的土地,辛苦劳作,总有收获;大山给予了人们天然的牧场,人们走出了一条幸福大道;大山给予了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人在大山里幸福地生活,大山因为人而有了鲜活的生命。

看见炊烟,炊烟袅袅地升起来,大山是鲜活的;看见村庄,村庄里生活着淳朴憨厚的人们,大山是鲜活的;看见羊群,羊群像珍珠一般散落在大山里,大山是鲜活的。大山和人们同呼吸,共命运,休戚与共。

大山在奔跑,大山里的人们也在奔跑。大风吹过了一万年,就是现在,大山还是保持着最初奔跑的姿势,蓄势待

发。一天,从白天到夜晚;一年,从春天到冬天……

雨水淋过了一万年,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犹如一把巨型的耙子从黄土高原耙过,从此,有了高山群立,有了沟壑纵横。

有过“环江翼龙”,有过“黄河古象”,有过祖先们刀耕火种的痕迹。古老的村庄,大山上曾经开垦过的隐隐约约的地界,都静静地向后来人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一个个褒扬勤劳、歌颂善良的故事口口相传,爷爷的爷爷这样讲,奶奶的奶奶这样讲,现在的人们还是这样在讲大山的故事。

我的祖辈曾经在大山里奔跑,用勤劳的足迹丈量每一寸土地;我的父辈曾经在大山里奔跑,用滚烫的汗水浸泡着这块大地;我也曾经在大山里奔跑,就像熟悉自己手掌心的纹路一样了解大山的崇山峻岭、沟沟岔岔……祖父在打碾粮食,山一样的粮食堆,承载着生活的希望;祖母在石磨子上磨面,山一样的麦子变成了山一样的白面;父亲把地里的庄稼背回来,他背起了一座山;母亲在做饭,高台山尖的饭碗盛的是满满的幸福。

山里人有着大山一样挺拔的脊梁,有着大山一样厚重的品质,有着大山一样奔跑的毅力。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步履,大山跑出了加速度……

不能错过的一站。所有的约定,都不如一次相见来得真实。

芬芳尽头还是无限风光。沿着滨河大道漫步,便踏进了云客小镇的传说里。很喜欢这个名字,有一种人生何处不相逢的久违之感。黄河如此平静而安详,河中有一片不小的柳林,茸茸地泛着嫩黄。对岸柳群数公里也尽是绿丝丝,以婀娜身影呼应漾漾春水。柳眼相续,春翼翕动。

伫立南山远眺,澄明远水生光,白云生处种菊。云客小镇,晓烟轻寒,草香风暖,耕读传家,涛吟四季。乌金峡谷,桃花正灼灼。

春,是美,是希望,更是爱和坚守。铜城春色里,有美的白云之白和花朵之红。这个春天,更有万千颗春心,共护一城康宁。他们追赶春光,不分昼夜,把自己盛放成最美的春天,以十里春风的慷慨馨香,将芬芳赠予脚下的土地,赠予那些向着春天昂扬向前的人们,以铿锵与柔情、大爱与无畏,豪迈共填一阙铜城春词。

河西春色

□ 桑宗仁

直到春日,才看清河西容颜
用花雨打开沿路门楣
同来的还有春风,捎带鸟鸣
杨柳依依,春雨霏霏
还有杏花应答天帘
还有梨花,开遍驿路草坡
这样的季节,吆喝了多少白马
——左公的骏骑
从河西人家奔腾而过
直达祁连彩云间
凉州、甘州、沙州……
草木风华俱可见
河西,河西,雍凉风清的河西
春色远不止一缕、一时、一季

飞雪与瘦风

□ 秦江波

山间
几片飞雪
几缕瘦风
相互拉扯扯扯
慢慢地
雪越来越小
风越来越疾
它们争抢着
把山间背搭鞋人的脚印
装到了自己的怀里

花朵作证(外一首)

□ 吴成德

许多美
在静静地发生——
似乎波澜不惊
而一些带着香味的词
正浪潮涌动

春光倾城
气息温馨
次第绽放的花朵
可以作证

春风辞

一枚叫春风的词语
翕动温润的唇
轻轻一吻
花朵打开
鼓鼓的香囊打开
春的气息清新诱人
多少尘封的爱



百花

第 3232 期

金城春韵

〔中国画〕

杨建英 作

铜城春词

□ 李翠香

大地为笺,以春犁为笔,忙着播种春天。田垄如诗,自带韵角。平仄交错,光芒闪耀。那一座座温室大棚,盎然春意,蓬勃生机,源源不断的绿色菜蔬,被送达万户千家。春耕夏耘,秋收冬藏,临河而居的乡亲们,把日子过得简单而富足。最平实的奋斗里,蕴藏着幸福的真谛。

春风依偎在北武当的大钟旁,忆及那年登临山顶,偶遇的一树迎春花,那么明艳,那么纯粹,仿佛透明了思绪。山脚下啾啾呀呀的小曲儿,传

唱着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不变情怀。一湾古渡,亦在历史烟尘中远去。但始终扎根于此的,是一代又一代水川人的乡土情结。

春山苍苍。绵延于河之岸的群山,敦厚内敛。千万棵春草,在如黛苍茫里,毅然倾情联袂赶制春裳。只此青绿,亦是铜城之春的绝美芳华。

从烟花三月出发,春风如此多情而自在。从黄河大峡泛舟溯源,一路山水相映,神龟探潮、鲲鹏约月,天眼洞开,诸多奇观奇景,趣味良多。有

时,我们需要的,是一份远离喧嚣的宁静,就这样置身水长天阔的自然之境,感受天地壮阔之美。这里,亦如一座人生春天的口岸。或许当我们归来,春天已在不经意间,繁花似锦。

亦可顺流而下,任意东西。于粼粼水畔听舟子说流水,在顾家善的曲桥边,唤醒一朵莲后,奔向十里樱花大道。那株株尚显稚嫩的樱树,经冬历夏,栉风沐雨,却拼尽全力,把朵朵粉樱赶上枝头。芳菲时节,这是春天